考亭淵源錄

考亭淵源録卷之五

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應鄉人才氣超邁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吾拱殿成進賦以須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既而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

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

絫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葢指朱熹呂祖謙等云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年五十有五詳具宋史儒林傳中

備遺

公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偖斯言

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宂哉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

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亮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竪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

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亮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

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
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書畧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
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
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
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
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
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
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
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

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所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
長正自不須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
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
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
别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
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
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
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
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

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免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

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

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同父縱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

江西之學只恐流於禪永康之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模索一上無可模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

學者習之便可見効此意甚可憂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晦翁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與言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嘱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爲嗣者官利其貲輙没入之傅良曰絶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

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朝踈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其事明日阻節其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

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䟽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

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賛讀不受寧宗
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録院脩
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宫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内批
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寳文閣待制
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
國宫明年察官交䟽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
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寳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
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傳左
氏章指行于世

備遺

晦翁問滕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語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秦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

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貶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萬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

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是學得那大拍頭

考亭淵源録卷之五

考亭淵源録卷之六 此卷以後俱考亭門人

黄榦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正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

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獄稚敬榦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
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𣑽
報以乞候𣑽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
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
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
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舘四
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
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
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
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

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𠦝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其鄉民兵若干其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賔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廵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

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輙雨或未至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踰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白是嘗檄

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
蘇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
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
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
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
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
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
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
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
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

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
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
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
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
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
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
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
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其州
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
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

[illegible]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欲知不足與共事歸自
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闕謝客宴樂不與乃
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
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
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
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
卒精兵利器不戢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
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
事大率類此動有乖違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

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守內騷動上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黄決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

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

郎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

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備遺

晦翁與直卿書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

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潛謙之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

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正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

訓釋諸書以惠後學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

訂之功居多

陳安卿與陳宓書曰勉齋終始親寄師門禮本末之備者惟茲一人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先生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慈溪黄震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旣没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黄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筮教而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

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謂近思先太極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爲君子晦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爾凡其於晦庵没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裘

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髣髴晦庵晦庵不爲講義而勉齋講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

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辟尋添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
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説燔徐曰
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
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
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
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輙澇燔白于漕帥修之
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

覡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縣籍而民誇張持空券益不售幡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幡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毋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詰幡謝幡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幡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
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
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
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閑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
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
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
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
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
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
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
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
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
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
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
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
曰黃李孫鑑登進士第

備遺

晦翁曰敬子堅有志又曰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

答劉季章曰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閒說耳

答周舜弼曰敬子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瑳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

又答劉季章曰近來福州得直卿南康得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向者雖未見得久遠何如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有可望者

黃勉齋書曰向來及門之士惟敬子端可承衣鉢之傳

敬子嘗云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强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頴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

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秖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與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

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郴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權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

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究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為閱疑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税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寬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没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

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顔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埴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

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楷樫賜同進士出身

備遺

晦翁答黃直卿曰中庸首章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

洽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晦翁曰然此即理也

洽因晦翁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功夫

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之兩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晦翁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閲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

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

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不容有騎牆不决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昏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狥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

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録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備遺

先生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

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晦翁蓋許先生以曾晳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

之辨湏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葢妙道精義湏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晦翁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
又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

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異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

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而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鄭愉刺嚴陵招致先生于學宮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觝排異端中其膏肓則似道似學二辨當時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者但教

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苛而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訶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備遺

晦翁曰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晦翁曰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禀
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觀公資質自是
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寛緩中又須謹敬

真德秀曰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
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又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
必咨而後行

考亭淵源録卷之六